



野溪与野瀑布

郭建贤

沟是野沟,被荒草和荆棘围堵,被乱石、杂树和峭壁占领。溪是野溪,像野雀飞来,很随意地放在野沟的低凹处。于是,一条晶亮闪动在乱石和杂草间,沟便有了潺潺的声音,溪水经过的乱石和杂草便有了一丝妩媚。

野溪很野,野溪的细处,似乎一掌心就可以捧走。但细处的水调皮得很,她们蹦蹦跳跳到草叶上鸣叫两声,又到藤蔓上荡秋千。这些水钻入小石头下,你以为她们来源于小石头下,于是你揭开一块小石头,发现并不是,你又揭开另一块石头,发现还不是水的源头。

这些和你捉迷藏的溪水,她们甚至钻进沙子下面,不见踪影,又从草根处、小石头下冒出来。

但野溪的宽阔处却是另一番景致,是粒粒晶莹的水珠聚集成的安静。宽阔处的水聚集在大石头下,形成一个小水潭。有

小鱼在水潭里游,小鱼听见我的脚步声也不惊慌,大概是小鱼把我当成石头旁边的一棵草或者一片叶子了。

鱼和水都很安静,我看鱼又看水,看小溪旁边红黄蓝紫的野花。原来野溪是有花边的,她就像一个野丫头,挂着一色彩色的绶带。野溪被野沟宠爱着,被绿色植物呵护着,被荆棘保卫着,被野果子簇拥着,野溪被整个野沟捧在了掌心。

野溪是野沟的内心,干净而清亮。我就像一只小鹿误进了陌生的领土,痛饮了一口甘甜。而当我第二次有意识地到这条野沟时,那条潺潺流动的野溪消失不见了,我怀疑是野雀子把她叼走了。或许,野溪就像树的叶子一样凋谢了。野沟的绿换了一茬又一茬,野沟的溪水也要换了吧!这样想时,我是安静的。忽然被一片新竹林的浮动光影裹住,梦幻一样,一抬头就看到了旷野里的野瀑布。

那些石头全是野的,可以蹲着卧着,可以跑到山顶云端吼两声,也可以悬在空中,做荡秋千的姿势。水是野的,水昼夜潜行,竟然从岩石的暗处攀上了山顶,又从山顶的某个地方明着出来,再走马观花地下山。因为水的狂放和调皮,野山便有了声音,静立的树木也变得明亮而生动起来。

水从山上下来后不是走直线,也许她本意想走直线,但被一棵树或一棵草绊了一下,就绊出一种绿色的意境来,也绊出跳荡着的一朵朵晶莹。水是贪玩的,水跳到小树的枝头喊两声,也跳到草尖上晃一晃。石头是硬的,水也是硬的,水和石头硬碰硬,便有了银铃一样的响声。水从悬崖峭壁上跳下来,变成了一串串珍珠,也成了银亮的丝线。

因为水要从山上下来,一切都得走动起来:阳光在绿叶间闪烁,水珠跑到绿叶上,闪烁的阳光湿润而明亮。因了水在石头间的停留,月亮也停了下来,在森林里歇

着脚。因了从山上下来的水,夜晚和黎明也有了高低起伏的声音。蝴蝶前来,似乎只为饮那一口甘甜,各种颜色聚集在一起,野瀑布成了彩色的瀑布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溪水旁边有了一块块坡地,也有了一座座土屋。坡地和土屋都学树木,在山上扎根,依偎在小溪的周围。因了坡地和土屋,也因了从山上下来的溪水,山的梦想变得具体:春有麦苗,秋有玉米。而一条路也从山下通向土屋,从土屋里走出了上学的孩子,孩子的梦想晶莹剔透,有泉水的品质……



商洛山

(总第2915期)
刊头摄影 刘建国



记忆里的苦夏

刘育华

多日来树叶耷拉着,地里的玉米叶拧绳子。蝉鸣一声赶一声,织成了网,在头顶越织越密,压得人有点喘不过气来。今年这酷暑来得猛,似乎比以往的长且难熬。

酷热难耐时,频频出现在我眼前的画面是几十年前的暑假里,我与母亲在玉米地锄草、上化肥的情景。那时我上高中,暑期玉米苗已高过头,需要锄二次草,上二次肥。我和母亲顶着大太阳,一人一行在玉米地里劳作,耳边总有呼呼或吱吱的响声,汗水流进眼里是辣的,流进嘴里是咸的。母亲的衣服贴在身上,她脖子上常常挂一条浸湿的旧毛巾,汗水流进眼里她就扯着毛巾擦擦,我则是用袖子一拭。母亲干活又快又好,她锄完一行后,又折回来帮我。干完活后,我们到河边洗一下黏腻的手臂,这会儿,被玉米叶擦了的臂膀、手背和脸颊烧呼呼地疼。抬头看去,地外面的天空是这样的高远,空气清新,云悠悠闲。

那时,母亲常对我说,没有苦夏的劳动,就没有秋季丰硕的收获。不吃劳动的苦,就吃学习的苦。在夏天,我体验了煎熬,学会了坚韧。没有当年玉米地里的苦,就没有我后来咬牙坚持地学。当然,夏季也有开心的事,逮鱼、捡石子、捂蚂蚱、扑蝴蝶……在明亮的月光下和大人一起在丹江河的浅水中,静静感知水的流淌和温润。

前几天无意中看到一个视频,一个在读博士生几次哽咽,说 he 也有扛不住的时候。看到这,我泪目了,想到了在读博士的儿子。儿子所在的上海气温要高得多,又多雨,应是湿热难耐。与儿子通话,看到的是儿子油腻的头发,打着呵欠给我们说着话。儿子给我们说他上周都干了些什么,下周准备完成些什么。他对导师的批评和教导总是给出公允的评价。他总是说,老师说的有道理。他一天十几个小时在实验室,每天步数有两万步。我告诉儿子,没有夏的磨炼和坚持,就没有秋的喜悦和收获。

其实,夏也是松弛的。早晨上班路上,街道上人来人去的人穿得花红柳绿,手拿扇子,熟人见面互相打着招呼。午饭后,室外少有人走动,偶尔有吐着舌头的狗跑过,前后左右看着,不知何去何从。

让身心安静下来,抚平浮躁的心。夏天犹如将自驱力发挥到极致的青年,豪迈、无所畏惧。我怀着虔诚的心意与它同行,在夏的怀抱中感知奋力搏击后的满心欢喜。

高桥散忆

张勇

如同人体分布着的脉络一样,辽阔山川大地上到处是江河湖泊。有水就有桥,石桥、木桥、索桥……具体有多少?不好说清。一些古桥名桥会得到保护、修葺,甚至可以入诗文、入图画,有的还能载入史册。

我见过不少姿态各异的桥,却总是想起家乡的高桥。这座石拱桥,横跨在河的上方,已有许多年,是座古桥。据《秀美黑山》资料记载:高桥,又名大平桥,建造于东川、四川河流入黑山河口处,是旧时秦楚、秦蜀古道上的咽喉之地,也是现今沙砚公路和黑沙公路的必经之处。古石桥高约8米,内径跨度约10米,依河石座基,用石墩、石块、石条砌筑而成,桥面宽约5米,护栏由石柱、凿卯、石条贯通连接,桥头石碑雕有滑稽的石猴,桥头东存有古骡马店和上驮的骡马道遗迹。另外,清雍正四年任商州知州王如玖主持编撰的《直隶商州志》中,对州城内石桥也有记载:“今存三座,一座城东白杨店,其余两座均在黑山,一座镇西三里人称高桥,一座镇中跨樊家川河之上,将东西两街连成一体。”由此推断,高桥应是建于明朝末年或清朝初期。

桥,永远与水连在一起,与匆匆来往的人连在一起,与一些断断续续的乡愁连在一起,与村落、田园、鸟鸣、月色连在一起,与当地的发展变迁连在一起。这些年来,许多处于冲繁之地的桥都在更新,但我对高桥的记忆,仍像逝水上一个带着旧痕的证物,藏着诗与远方,从古旧的书页里悄然漫过来,时不时就在眼前晃一下。

高桥是我栖憩时光的所在。旅途驻足时,总会看见石拱桥就那么静静地跨在河水上,叫人想起桥那边熟悉的田园和村舍。仲夏时节,万物并秀,绿色成了这片土地上最生动的表情。在蒙蒙岚岚氤氲中,桥南绵亘的山脉主峰玉皇顶,气势巍峨,岩石层叠,气候分明,生态多样。迎面山坡植被蓊郁葱茏,花果满枝,景色秀丽而妩媚。桥头右拐不远处,有棵上百年树龄的古柳,树干粗壮高大、树皮粗糙呈棕褐色,树冠如一把撑开的大伞,半遮半掩地站在河岸边。一阵微风拂来,垂下的枝条便成了一叶叶

起伏的扁舟,在风里轻轻摇荡。村落与山水田园互为镜像,那些藏不住的形态与细节,便顺着河岸的风,一点点舒展开来。夏夜坐在桥头纳凉,听桥下哗哗的水声,看挂在树梢上的月亮,疏解身心的压力和疲劳;春天来了,高高矮矮的迎春花、山桃花、刺槐花等,在夹有泥土清香的风里,一树树、一丛丛、一簇簇、一片片地在枝上灼灼开放,布满山坡、路旁、河岸、田园和村落。桥上不时会有蜜蜂、蝴蝶和鸟儿停留,人走过时,身上落满花香,惹得蜜蜂在头顶嗡嗡乱飞;冬天的高桥也很美,当飘飘扬扬的雪花覆盖了桥面时,上面除了车轮辙印和过往行人的脚痕外,还印着梅花形的大痕或雀鸟的爪印,雀鸟的爪子如“个”字,写出了山村的风情野趣。

高桥也是我的乡愁印记所在。高桥石拱桥,是从乡野生长出来的文化场景,是悠悠岁月中劳动智慧的结晶,它是走出大山的人乡愁的寄托。人在旅途,身居闹市,被生活所累,高桥离我渐行渐远,但却总是叫人怀念。多少次的梦境中,高桥在烟岚里若隐若现,那是来自田园的诱惑和召唤,牵起了城市与乡野,也兜住了人生的得意与失意。它是飘在风里的旧梦痕,也是一声没说出口的喟叹。流水上的高桥,就跨在我们的遥遥念想之中。

马致远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,景中有情,情中有景,言简意丰,意蕴深远,被后人誉为“秋思之祖”。句中的一草一木,既是作者旅途之中所见实景,更是承载心绪的心中之物。这种借景而生的诗意惆怅,便是刻在我们骨血里的阔大乡愁。高桥,它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醒目的印记,它在我心中,从来不只是一座过河的桥,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愁,是久远而极具魅力的文化根脉。



半生烟火,一生难离。我本是农家女子,早些年还投身于麦田、玉米地、菜畦。奔赴工作岗位后,已有二十年未曾真正弯腰与土地打交道了。那些年少时与种菜相伴的时光,仿佛已被尘封,且渐行渐远,慢慢成为心底模糊的剪影。

午休时,偷得浮生半日闲,忽生念想,就应下同学之邀,去所居之处围墙后的地里种菜。趁着午后静谧的时光,一头扎进小菜园,与泥土相拥,赴一场久别重逢的田园之约。短暂的两小时,步履匆匆,动作麻利,手脚忙碌,满心热忱,未曾感到疲惫。

我抡起锄头挖地,将土地深翻一遍,松软的泥土带着雨后湿润的气息,格外清新。捡拾杂草时,指尖触碰到泥土的刹那,一种久违的踏实感瞬间漫遍全身。小葱带着一叶叶绿钻进我挖好的深沟里,掩土而藏,上半截露出地面,几分亭亭玉立的模样,倒也可心,静待生发;细嫩的辣子苗、茄子秧、西红柿苗被小心翼翼地植入土内,扶正、培土、轻压,然后浇上一瓢提前接好的雨水。接着挖第二行,栽苗,倒水,趁它渗水的间隙,去给前面的菜苗盖土。每一个动作都那么娴熟与温柔,仿佛正在精心呵护一个个幼小而鲜活的生命。之后,俯身撒下生菜和苦菊种子,期待藏在土壤里的无限生机与希望早些萌发。

两小时转瞬即逝,匆忙的劳作,占尽整个午休时光,没有片刻休息,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子落入“汗滴禾下土”的意境里。指甲缝里钻满泥土,衣服上沾满草香,于他人而言,是忙碌,对我来说,则是难得的惬意与安然。

久居俗世,终日被琐碎、喧嚣和匆忙裹挟,心总是半悬状态且浮躁不安。而躬身菜园的片刻时光,让我彻底放下疲惫,远离纷扰。看着自己栽种的菜苗整齐挺立,泥土间落满新生的种子,欣喜万分。一方菜园,错落有致,绿意初萌,一股沉甸甸的成就感随之而来。

种菜之趣,并非一朝一夕的硕果累累,而是耕耘过程中的满心欢喜。十几年不摸锄头,今日还能像模像样地侍弄菜园,才发现农家烟火最治愈。种菜,种下的是青苗,养的是心境。泥土不会辜负每一份付出,俯身耕耘,用心浇灌,它便默默孕育生机,静静回馈美好。看着眼前的劳动成果,满心皆是温柔与期待,期待葱郁满园,期待蔬果飘香,期待平凡的日子里有着热气腾腾的美好。

人间烟火,不过一园青绿,四季清欢。人至中年,感受颇深,最简单的劳作,藏着最纯粹的快乐。种菜之趣不在收获,在于耕耘的安然,在于静待成长的期许,在于烟火寻常里,这份触手可及的安稳与从容。这也是我向往的晚年生活,提前享受一回,心中不免窃喜。往后闲暇,便守一方菜园,种蔬种绿,静待花开,静赏秋实。

蜀葵花

陈俊清

南风才掠过檐角,老屋檐角的蜀葵就醒了。味道不是玫瑰那种扑鼻的香,而是一种混着尘土气极淡的青涩味,像刚切开的老萝卜,带着点太阳晒过的暖意。它的种子笔直,一节一节往上生长,摸上去有点糙手,浑身布满细小的白绒毛,蹭在胳膊上,带来轻微的刺痒感。蜀葵花苞初绽时像慢慢松开的小拳头,花瓣薄如蝉翼,粉的像被朝霞蹭过,白的似凝了半捧清霜。

我小时候不懂惜花,专挑开得最艳的掐下来。这时,花茎断口处会渗出黏黏的汁液,沾在指腹处,带着生涩的草腥气。我们把花瓣根部撕成两瓣,贴在鼻尖,满院子撒欢疯跑,嘴里“咯哒咯哒”地叫着。母亲拎着纳了一半的鞋底,佯装要打,嘴角却压不住地上扬。她从不说心疼花,只说:“这花攒着劲儿结籽呢。”

秋深了,蜀葵叶子干成一片黄褐色,母亲踮着脚,把干瘪的蒴果一个个摘下来。干透的果壳摸上去硬硬的,稍一用力就裂开,发出轻微的“咔嚓”声。母亲把它们托在手里,用指尖轻轻一捻,籽粒滚落进那方洗得发白的蓝布手帕里。那是她明年的盼头,也是她不用花钱就能装点日子的体面。

墙根那块地,夏天晒得土冒烟,冬天冻得地裂口,撒上几粒花籽就不用再管,来年,准会收获满目的姹紫嫣红。在我心里,母亲就是一株蜀葵,她从不抱怨生活,也不抱怨环境。母亲常年喝着瓮里的浆水,说是败火,她总是把黑面馍馍省给我们吃。因常年劳作,她的手粗糙得像蜀葵的老杆,但却很温暖。

小时候,我蹲在花下看蚂蚁,看着看着,伸手就去摘最低的那朵花。母亲从屋里出来,轻轻拍着我的手背,说:“花是看的,不是摘的。”我缩回手,眼睛盯着花看。那时我不懂,那么多花,母亲为何连一朵都不让我摘?慢慢长大一些,才渐渐明白,她舍不得的,是那慢慢开满整个角落,那点慢悠悠、不慌不忙的期待。

后来,我去远方念书。临行前夜,母亲往我箱子里塞了两件新衫,针脚密得像蜀葵的筋脉。火车启动时,我从车窗望出去,她站在站台上,身影被灯光拉得很长,单薄得像一株飘摇的蜀葵。我忽然想起了角落里的蜀葵,风雨来了,它们也只是微微一晃,从不会折断。

再回乡,已是十年后。母亲坐在院里择豆角,她的鬓角全白了,指节粗得像干枯的花秆,摸上去硬邦邦的,碰一下,凉意顺着指尖爬上来。她笑着说:“老了,血不热了。”顿了顿又说:“蜀葵花还开着,你去看看。”

我走到院角,蜀葵只剩下了几株,花也小了许多,颜色也淡了,像被水洗过多次的旧布。风一过,叶子掉了下来,落在泥土上,悄无声息。我忽然明白,有些事,从来不必说出口。就像母亲从未提过想念,也从无怨怒劳累,只在信里写:“院子里的蜀葵,今年又开了。”

母亲走的那天,没有预兆。上午还和我视频,念叨着让我来接她,夜半子时就安详地走了。我赶回家时,她身子还有余温,面容平静,像劳累到极致后的一次小憩。我握住她的手,指缝间似乎还残留着一丝蜀葵的清香。棺木合上前,我把一束蜀葵放在她的枕边——粉的、白的,是她生前喜欢的颜色。

如今,我站在老屋里,蜀葵开得正好,种子笔直,花朵安静。风从花间穿过,带一点旧时光的凉意。我伸出手,轻轻碰了碰最低的那朵花的花瓣。软软的,像母亲的手。

